

黃花崗雜誌特稿：辛灝年發布視頻評論中國大陸局勢與郭文貴爆料，並怒斥「保共改良派」

（黃花崗雜誌社 2017 年 8 月 1 日訊）日前，本刊主編辛灝年先生首次自製視頻節目上傳至 YouTube 並在推特公開發布，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此節目上下兩篇總計近一個小時，為了給沒有時間全程觀看和身在大陸難以「翻牆」的朋友們提供方便，本刊將辛先生視頻的主要內容聽寫整理為文字版並分段配以小標題，特此分享。

中國大陸局勢：中共走向滅亡，人民尚未形成推牆合力

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共政局的走向。簡單地說，自從薄熙來問題出來以後，中共內部貪腐的狀況，中共層層統治集團貪污、腐敗、淫亂、胡來的種種景象，讓人們感覺到，中共已經走上了它的最後階段。這幾句話，我在幾年前的講演中就說過了。所謂最後階段，就是走向滅亡的階段。我曾經說，這個階段有多長，要看我們人民自己的努力。我們人民努力了，這個階段就會縮短；我們人民不努力，這個階段就可能拖得很長。所以，今天中國大陸的局面所呈現的狀況是什麼呢？一方面，處處星火，因為習近平的「反貪」已經反了快五年，反貪的目的是什麼，人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一一清洗異己分子。為了鞏固習、王為中心的、為最高的中共統治權力，他們採取了反貪為口號、清洗為目的的「反對貪腐」運動。這場「反腐運動」的結果就是越反越貪，反貪的比被反貪的更貪。反貪的另外一個結果就是人民感覺到自己在中共的反貪裡什麼也沒得到，只得到了兩條：一個，思想上控制越來越緊，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越來越被封殺；另外一個，人民，普通的人民，特別是我們的底層人民，過得越來越艱難，中共的專制統治猶如裝了鐵牙的虎狼，人民鳴不了聲。這種狀況下，它自然會逼出一個現象，就是遍看中國大陸，可謂星星之火遍地皆有，點遍了整個中國。殺貪官的、反貪官的、保衛政府的、打警察的、和警察互鬥戰勝了警察，到處都有。民間英雄楊佳，和其他跟楊佳一樣敢於向中共復仇的人士，他們的故事傳遍整個中國，甚至傳遍整個海外。這樣一個狀況說明，星星之火已經點燃，人民的反抗情緒，通過人民的反抗行為，已經開始表達出來，甚至是相當程度上已經充分地表達出來。這就是目前中國大陸的形勢，一方面是專制的高壓，一方面是人民正在開始的反抗。這種反抗，目前還是無組織的、無規模的，許多的反抗我們還不知道，因為中共封鎖消息。但是我想，如果說它是今天中國大陸政治局面當中的一個主要的局面的話，那麼這個主要局面本身又存在一個非常悲哀的因素——我剛才講了，星星之火已經點燃，可是悲劇在於星星之火不能燎原，因為它只是星星之火，沒有組織、沒有方向、沒有具體的道路，沒有那些有眼光、有遠見、有能力的英雄能把人民在更高的理念上組織起

來，一起向專制的堡壘衝過去，就是國內人民所講的「推牆」。一個人推不倒，星星之火燒不垮，只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民在燎原的烈火裡衝向前去，才能推垮這一堵六十八年以來一直阻擋人民進步的、頑固的專制堡壘。所以，我認為目前的局面就是：星星之火已經點燃，但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也就是說，我們還不能夠拿出一個鮮明的目標去替代中國共產黨、去推倒中國共產黨，我們還不能拿出我們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起，讓十幾億人民把拳頭攢在一起向這堵專制的高牆推過去。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局面屬於一個僵持的局面。由於中共感到害怕，所以它在政治上的高壓將會越來越強，事實也是如此。由於人民沒有組織、沒有更高的理念、沒有一個通向這個理念的道路，所以人民只能夠東一錘、西一錘地爆發著自己的不滿和反抗，不能凝聚起來推翻中共、建立共和。我們人民甚至還沒有問出來，我們的知識分子還沒有大膽地告訴人民：你是要共匪，還是要民國？我們還沒有能夠去向我們的人民說，你們是要專制，還是要民主？我們必須把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人民也非常清楚了，我們不要共產黨的專制，我們要那個曾經走向共和的民國，那麼我們也是一條道路，甚至是最好的道路，最大公約數的道路。我們要勇敢地提出這個口號來，人民才有方向，才有凝聚和團結的可能。我對當前的局勢基本看法如此。

支持郭文貴先生爆料，將星火推向燎原

第二個，我想簡單地講一講郭文貴先生爆料的事情。郭先生爆料已將近半年了，集中爆料在我印像中也有兩三個月之久，我的感覺是，正在中國處在這樣一種膠著的局面的時候，歷史的機遇來了。這個機遇是誰，它的具體體現是什麼，就是郭文貴先生和郭文貴先生的爆料。

我的感覺很簡單，就兩句話。第一句話，不管郭先生過去是什麼人，也不管郭先生將來還會做什麼，今天郭文貴先生的爆料觸到了中共的痛處，揭露了中共的貪污、腐化、淫亂、黑暗，所以，所有意在反共、為中國的民主出力的朋友們都應該支持他。第二句話，如果郭先生能夠在爆料的過程當中一步一步地、紮實地、堅定地走上了徹底反共的道路，堅決地、毫無疑問地、絕不回首地走向了人民的隊伍，和人民一起，甚至帶著人民去推倒共產黨、推翻共產黨，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去奮鬥，那我們就不是支持的問題，而是參加和擁護的問題。也就是說，那就應該支持和擁護。這就是我的兩句話。

所以我的看法是，對郭先生的爆料，我們要支持；隨著郭先生爆料的發展和他反共意志的愈加走向堅定，我們就應該擁護他。這是一個基本態度，這是一個不能違背的態度。那麼，郭先生爆料到底有什麼意義呢？我聽到了很多對郭先生爆料的評價，我聽到很多深刻的分析，我都非常贊同，而且我非常羨慕他們都走在我的前面。這兩

個月來我在幹什麼？我在看，我在觀察，我在思考。我看什麼？看郭先生爆料。我在觀察什麼？我在觀察人們對郭先生爆料的反應。我在思考什麼？我在思考郭先生爆料的根本性質是什麼，因為這個根本性質決定了我們所有人對郭先生爆料的立場和態度。一句話，郭先生的爆料就是在勇敢地揭露中共最高專制統治集團的貪污、腐敗、黑暗。這就是他的性質。這個性質告訴我，這場爆料就是歷史給我們的機遇。所以他的爆料才能夠得到那麼多的人民群眾的擁護，得到我們許多有反共意志、追求民主願望的國內外青年的擁護，特別是國內的青年。所以現在出現了「郭粉」這個詞，我認為那是自然的，成為郭先生的粉絲是很自然的。就像我剛才說的，人民是最公正的，他們不計較過去郭先生是幹什麼的，他們也不會管郭先生將來會幹什麼，只要你今天在揭露中共最高統治專制集團的黑暗、腐朽，人民就知道了，原來是上樑不正下樑歪，反貪的比被反貪的還要貪腐百倍、千倍、萬倍，習近平政權不是一個反貪的政權，而是一個極端腐敗的政權，這才是郭文貴先生爆料的實在意義所在。

正因為如此，所以郭先生本人和他的爆料行為等於是把一個歷史機遇帶來了，他引發了全中國人民的關心，他讓所有的人民——真正的人民，不包括那些貪腐的人，不包括那些附庸的知識分子們——不僅高興、興奮，而且舉起拳頭支持他。所以大家看看，我剛才所說的，星星之火已經點燃，星星之火沒有燎原，可是郭先生的爆料為中國大陸人民的星星之火終於推向燎原的這一步，大大地向前推進。這是我們感到很欣慰的，也是我們應該感謝郭先生的。

是否支持郭文貴爆料是民運的試金石

第三個問題，我真地沒想到，郭文貴先生的爆料產生了一個非常巨大的客觀作用。因為，郭先生的爆料揭露了中共最高統治集團的貪腐和黑暗，因此，他立刻等於向我們所有的中國人豎起了一個標準：是支持郭先生揭露中共最高統治集團的黑暗，還是反對郭先生揭露中共最高統治集團的黑暗和貪腐；是不相信郭先生揭露中共最高統治集團的黑暗，還是相信郭先生揭露最高統治集團的黑暗；是挑剔郭先生的爆料，還是認為爆料有意義、有價值，對中國人民走向民主自由有好處，是一股巨大的推動力量。如果我們明白了這個基本的界限，我們再來看看郭先生爆料以後所造成的社會反應，特別在海外的社會反應，那我們就能很清楚地看出來，幾十年來，為什麼海外的所謂「民主陣營」淪落到今天這般境地。自從王炳章被打倒之後，海外的民主陣營可以說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這我不想多談了。可是，郭文貴先生一爆料，卻把這個陣營震撼了。就像一顆炸彈在這個陣營裡面爆炸開來一樣，把一批人爆炸到了郭文貴先生絕對反的一面，又把另一批人爆到了對郭文貴先生挑剔的一面，也把一些人爆到了堅決地站在郭文貴的身後去推動他爆料這樣一個堅決

的、分明的立場上。什麼道理呢？那是因為郭先生拿出來的材料足以讓人民起來造中共的反，所以一切企圖保共者，一切三十年來處心積慮要保護共產黨，所謂幫助共產黨改革、改良者，自然不會贊成郭先生。對不對？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嘛。只是要保共、只想把共產黨保住的人，當然不會贊成他。這些人不想共產黨垮，也許有種種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和共產黨在感情上、金錢上、思想上、政治上，有著千絲萬縷割不斷的關係。如果你郭先生要是能夠因為爆料引起人民反叛把中共推翻了，他們這一切的聯繫就會被攔腰截斷，這些人當然不願意看到這個結果。

有一些人人皆知的中共特務，比如高光俊之流，還有一些我暫且不願意講出他們名字的特工們，他們是那樣瘋狂地反對郭文貴爆料，為什麼？他們要保主子嘛！

第二，那就是多年來以「保共改良」為自己使命的一批朋友們，改良人士們，他們不願意郭文貴爆料。為什麼？郭文貴爆料了，他們就不能幫助共產黨改革了；郭文貴爆料了，搞垮了共產黨，他們就失去了他們心靈中的某種希望。將來共產黨垮了，國安部爆料，他們的那些行為和信件都會告之於天下。所以，不論是在紐約的中國人權還是在華盛頓的自由亞洲電臺，都有人低聲吶喊過，「中共不能垮，中共垮了我們怎麼辦？」這不是秘密，民運圈內的人知道這個事情的太多了。所以他們對郭文貴的爆料即使不是鮮明的反對也是態度曖昧，說你有真有假，有的不是真的。你調查過沒有？你沒有調查，你就沒有權利說他是假的，就像你沒有調查，你也沒有權利說那是真的一樣，但是人民相信他。人民為什麼相信他？因為人民瞭解共產黨，我們這些人瞭解共產黨，共產黨九十年壞事做得簡直是無以計數，從來沒做過好事，它做的壞事人民點點滴滴都記在心頭，它殺的人的兒子、孫子都活著，八千萬、上一億的冤魂讓我們知道中共是從來不幹好事的。特別是近十年來，特別是八九以後，它所做的壞事是日新月異，人民的困苦是日益加深。所以，芝加哥有一位大學教授當面跟我說的好：「我既關心郭先生爆料，我又不關心郭先生爆料，我不看捨不得，看了又嘆氣。為什麼呢？因為共產黨從來沒做過好事，它的壞事做得太多了，你今天就是爆著比郭先生爆料還壞的事情，我都相信，你講共產黨怎麼壞，我都完全相信，因為共產黨就是個壞種，九十年沒幹過一件好事。」是的，郭先生只不過是把更高的、更可怕的、更無恥的現實揭露開了，這些東西，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幾代中國人，都是有切膚之痛，割膚之感，心裡十分清楚啊，當然相信他。

第三種，那就是覺得郭文貴爆料不能說他不對，不能說他不是反共，不能說他不是對中國的民主自由會有好處、有推動的作用，可是心裡又不甘心他講的都是真的。這是什麼問題？是感情問題。是糊塗。我們有一批自命清高的、自認清流的知識分子，他們不屑於郭文貴這樣的人保留，因此他們對這個爆料就心存疑慮，他們對於

廣大的人民支持郭文貴爆料看不上，他們說那是「憤青」、那是「憤老」，那是「憤民」，那是「暴民」，他們自覺和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來對郭文貴先生橫加指點，來對我們人民對郭文貴先生的支持橫加評判。

幾年前一個福建的商人告訴我說：「今天中國的問題在知識分子身上，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脊梁骨被共產黨打彎了，再也伸不起來了，再也不想直起來了。」我以為他講到了要害。就是這樣一類知識分子，他們羞羞答答地看郭文貴先生的爆料，羞羞答答地指責郭文貴，卻面無表情地指責我們支持郭文貴先生爆料的普通人民。這幾年來，罵人民是「暴民」、「刁民」的人太多了。我想請問大家，沒有暴政何來暴民，沒有苛政何來刁民？人民要活，想盡種種辦法使自己在苛政下活下去，他不「刁」，他的肚子吃不飽啊。人民要生存，在共產黨的虎狼之牙的迫害下，他不「暴」他就不能夠生存啊。這些人，用他們對人民的態度來對待郭先生和他的爆料，朋友們，你們說，他是對還是不對？他當然不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我的知識分子朋友們，拿掉你們的清高吧，你們現在不清高了。你們身上穿的、嘴巴裡吃的、腦袋裡想的，都是共產黨給你們的那一件緞子、那一盆東西、那一把鈔票，不乾淨的。不要裝作很乾淨的樣子。站出來，把所謂的清高扔掉，向人民走去，走到人民的隊伍裡去，去支持郭先生爆料，去推動人民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要天天在家罵共產黨、到了機關裡面就講共產黨好，就說「形勢一片大好」，比共產黨講得還要好。我也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我理解你們的痛苦和難處，但是我今天不理解的是，知識分子的起碼骨氣和勇氣到哪裡去了？也許我的話講多了，但是，正是因為郭文貴爆料具有這樣一個根本性質，所以海內外真正的普通人民都支持他，海內外真正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都支持他，這才是要害所在。所以我辛灝年當然支持他，沒有疑問地支持他，並且不問他以前做什麼、將來要做什麼，今天我就支持他。

郭文貴爆料，人民是發自內心地贊成的。有眼光的、有骨氣的、有立場的知識分子，是非常明確地支持的。但這不是郭文貴先生在逼著我們表態，他沒有逼過。我辛灝年幾個月沒有出來講話，他從來沒有自己、也沒有讓任何人來逼我對他表態。如果你認為必須逼著誰來表態，那你自己腦袋裡面還脫不開專制思想的干係。我們是自覺、自願地表示我們支持他爆料，這才是根本。郭文貴爆料，正是在這個根本的性質上讓我們看到了海外民運的狀況。我不願意多講民運。我這二十來年對民運的態度是，開始很積極地認為，只要他們真反共，那我就跟著他們幹。可是，我慢慢地發現了，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樣。

二十年來，我所遭遇的可以寫一本書，但我的態度是對民運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我心裡還是希望他們能夠做得好一點，能夠團結得更好一點。可是我沒有想到的

是，正如大家都看到的一樣，我們的願望似乎很難實現。也正因為如此，郭先生的爆料對民運等於是一次政治的檢驗。郭先生在揭露中共最高統治集團的貪腐和黑暗，作為一個自稱是「民運人士」的人，自稱是「民運領袖」的人，自稱是「民運大佬」的人，你只有權利支持，你沒有權利反對。你的反對就說明你的立場站錯了，站到人民的對立面去了。哪怕多年來你們沒有做到多少讓人民振奮的事情，你們甚至做了很多讓人民嘆息的事情，讓我們這些愛民運、希望民運能做好事、做大、做得很光輝的人傷心的事情。在郭文貴爆料的事情上，當歷史通過郭文貴先生給了我們一次機遇的時候，你只能站在郭文貴先生這一邊支持他爆料、幫助他爆料、推動他爆料，你不能站在反對的角度。你站在反對的角度上，你就跟共產黨公開合流了，因為你在保共產黨——反郭文貴爆料，就是保共產黨的黑暗。我有點激動，那是因為我看到有些民運人士表現得太不像樣。我想告訴大家，我對民運是一再忍讓，最後乾脆用逃跑的辦法，躲避，但是我在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對我來說，凡是揭露中共黑暗腐朽的任何人所爆的任何料都是我們應該支持應該擁護的，站在他的反面就是站在人民的反面。人民的反面是什麼？就是專制的共產黨層層統治集團，特別是它的最高專制統治集團。

同情劉曉波，怒斥「保共改良派」

今天我講得比較隨便，我是想講一講心裡話，大家也看得出來，我講的是一種真情，我沒有做作的東西。那麼我想說，恰恰郭先生的爆料又遇上了劉曉波先生之死。我想，對劉曉波之死，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應該賦予非常大的同情，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必須同情這樣一個人。他在我們人民的敵人——共產黨的法庭上，對審判他的共產黨說：「我沒有敵人。」可是共產黨還是把他當敵人一樣，讓他死在監獄。這能夠令人不同情嗎？一個民運人士，一個蜚聲海內外的民運領袖，一個自稱是「沒有敵人」的人，一個一心一意想和共產黨雙贏、希望共產黨改革、共產黨終於能夠把中國推向民主而他自身的和他戰友們的民主事業也能夠勝利的這樣一個人，卻被共產黨逼出了這樣的下場，所謂「死無葬身之地」。能不同情嗎？當然同情了。不同情就不是正常的人，不同情就對民主和自由缺少一種正義的關懷。我不想就這個問題多談。這個問題已經談了很多，海內外紀念劉曉波先生、懷念劉曉波先生的人，同情劉曉波先生的人，實在是比比皆是。我只想簡單地談一下，劉先生不幸去世以後，海內外的「保共改良派」們以為又得到了一個巨大的歷史機遇，紛紛出籠，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拼命地醜化暴力，醜化人民對共產黨的暴力反抗，不容許人民反抗中共。這是一件很笑話的事情。你們以為你們是在繼承劉曉波的遺志嗎？不是的。你們是在違反劉曉波的遺志，因為劉曉波先生說他「沒有敵人」，可是你們把我們的人民，要反抗中共暴政的人民，當成敵人。就像我剛才所講的，把我們痛苦的、無奈的人民說成

「暴民」和「刁民」，你就是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上，你就是人民的反對者，就成了人民的敵人。今天，一切被中共暴力鎮壓、被中共長期專政逼迫下的人民，試圖也用武裝的暴力來反抗共產黨，你們把這些人看成是你們的敵人，這不是對劉先生的孝順，不是！你是在反對他，劉先生說「沒有敵人」，你們把人民當敵人，你們把敢於反抗中共的人當敵人。你們是什麼人？你們就成了中共的自己人了。

我長期以來在我的講演中，在我的思想裡，一直有這麼幾個觀念。第一個觀念，在中共持續用暴力，甚至越來越瘋狂地用暴力在鎮壓我們大陸的貧困的下層人民的時候，在欺負我們的中產階級的時候，凡是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你首先要有本事讓中共也「和平」、也「理性」、也「非暴力」，否則你就沒有資格單另對人民喊「必須要和平理性非暴力」。當人民遭遇宰殺、遭遇暴力的鎮壓，當人民輾轉在強拆的車輪之下，壓路機的履帶下面的時候，你高喊「人民只能和平理性非暴力」，你就是個混蛋！你應該轉過臉來向共產黨高喊「你要和平理性非暴力，你絕不能不和平、不理性，堅持暴力鎮壓」。你沒有這個本事，你就沒有資格對人民說這句話。我告訴「保共改良派」們，你們如果再說這句話、再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那我就想告訴你們一聲，先回去求你的共黨爸爸、求你的共黨媽媽不要對我們的人民暴力。這是個基本原則。當你的女兒被暴徒強姦的時候，你的女兒在反抗，你就單單地對你的女兒喊「和平理性非暴力」，那你就是畜牲！不要嫌我講錯話了，這鬱結在我心中實在時間太久了，「和平理性非暴力」隨著改良派統治海外三十年之久，大害不已。

第二，只要人民講革命，只要有人有了革命的覺醒，就有那麼一些人，「保共改良派」們，他們就來拼命地反對革命、咒罵革命，甚至於詛咒主張和鼓吹革命的人士。幾十年來他們一貫如此，不久前我還看到某個民運的大人物，是個主編，在跟貼裡面罵那些鼓吹革命的人：喊革命你滾回大陸喊去，在海外喊什麼？你讓大陸人民去死、去革命、去送死，你自己不回去送死。貌似有理，正氣凜然啊。是這樣嗎？誰都知道中共的殘酷，誰都知道許多海外有志之士有國不能回，有家不能歸。如果像滿清後期那樣，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後大量的同盟會志士仁人都能夠潛回國內去發動革命，今天我們中國人民對民主和自由的追求還能如此的艱難困苦嗎？如果我反過來說一句，你們不是要幫共產黨改革嘛，你們不是要把保共放在最前面、改良放在第二位，然後哀求、跪求、哭求中國共產黨改良，你們要幫助他改良嗎？你們這些人呆在海外幹什麼？你們幾十年在海外吃著國民黨的、拿著美國政府的，幹什麼？回去呀。你們不像講革命的人那樣危險啊，你們是幫共產黨改良的，你在海外怎麼幫，你只有回去呀，回到體制內，回到習近平領袖的身邊去幫助他改革、給他出謀劃策呀。一方面，像滿清的改良派那樣為他出謀劃策，另外一方面幫助他策劃如何鎮壓革命人士。你們罵革命派鼓吹宣傳革命的人不回去，你們自己為什麼不回去，你們應該首先回去才是

正道啊。你們沒有資格罵這樣的話。你們如果罵這樣的話，我再想跟你們說一句，那就是：你為了保護共產黨，絕不容許人民革命。你們就是這樣的人。滿清的改良派們跪求滿清改良四十年，最後的結果是什麼？遭到鎮壓。最後，革命大潮興起，一批人真誠地投奔了革命，一批人投機地進入了革命的洪流，一批人撒手不幹了，一批人懷著對滿清王朝的無限深情，在辛亥革命勝利以後一步一步掀起了復辟帝國、復辟專制的惡潮，才造成了我們中華民國後來的種種悲劇的產生。

我還想講的是，暴力革命自古有之，唯有中國共產黨的祖宗馬克思才把它理論化，提出了暴力革命。任何朝代都出現過暴力革命、暴力鎮壓，可是沒有一個統治者公開地提倡暴力，只有馬克思和馬克思建立的共產黨，才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惡浪，冤死、害死、殺死、毒死、病死、餓死，最少估計是一億兩千五百萬人，僅僅中國，按照兩位法國記者所寫的書來說，是六千五百萬人。你們不譴責中國的暴力和它所帶來的血腥之禍，卻將那些鼓吹人民革命、推翻專制、實現民主的人民罵成是「暴民」、罵成是「挑釁者」、罵成是你們的敵人，你們不就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嗎？「保共改良」跟晚清的「保皇改良」一樣，「保皇」第一，「改良」第二，第三就是鎮壓革命。

我最後想講的是，今天海外出現了這樣一些情況，郭文貴先生爆料所帶來的這種狀態，是由來已久的。三十年來，中共的改良主義分子們，那些總是自從自己是「體制內」的改良分子們，實際上就是專制體制內的改良分子們，他們在海外截取了所有的資源，他們霸占了所有的媒體，他們壟斷了說話的權利。今天，在郭文貴先生爆料的問題上，他們又想群起而攻之。你們再這樣做下去，就等於赤裸裸地把你們和共產黨的關係用你們自己的手揭得一乾二淨。

革命大勢正在興起，劉曉波去世之後，由「保共改良派」們海內外掀起的這一股反對革命為目的、反對「暴力」為口實的惡浪，隨著人民的普遍革命覺醒，隨著革命志士的勇敢奮鬥，你們一定會像晚清的那些改良派一樣潰退下去，崩塌下去。歡迎你們其中的大多數人走向革命的洪流盡心盡力，不希望你們繼續以革命為敵、以共為友。

對中共不利的政治形勢一天一天擴張著，企圖保衛共產黨的力量在一天一天削弱著，為什麼？人民早已在覺醒，郭文貴先生的爆料在人民的覺醒上又大大地推動我們向前走了一大步。共產黨的末日不會太遠了，讓我們用自己的努力，讓中共的最後階段更早地結束！